3487
1736
v.1

師贐[illegible]狀

乙巳稿蹟 一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白仁傑
朴淳
曺植
金繼厚
金澤
閔齊仁
李夔
成運
丁熿
金儲
宋麟壽
李瀣
李彥迪
李珥
朴承任
朴光佑

具壽聃
羅湜
李英賢
尹潔
梁山甫
李後白
趙昱
李之菡
鄭復始
李致
李澤
洪以坤
鄭惟沈
李鐸
盧慶麟
李夢奎

鄭氏
金先準

白仁傑

乙巳仁廟昇遐　明廟卽位　文定大妃下密旨

于尹元衡使丞除　仁廟舅尹任及大臣柳灌柳仁

淑等公時復爲獻納主謀者難公使許磁諭公指磁

舊要也磁要說百端公非不聽磁怒曰所以先事告

曲者知有老親也非納故也或曰辭疾可免乎公臨事

辭難吾不爲也翌日臺諫齊會議多從公事不得發

於是鄭順朋李芑林百齡許磁徑請闕請罪三人

時李晦齋彦廸爲院相亦不敢救公將與同列爭之

同列縮頸無敢應者公乃獨啓曰國家事當出於光

333363

明正大今罪此三人而不廷議不列罪名 后爭奉
密旨行事何以示後世且使奸人暗地搆煽以陷溺
惡其流之害何可勝言元衡承內旨以肆其惡大司
憲閔齊仁聞有內旨伺候諸宰家有同傳令軍卒請
皆抵罪又駁兩司失其言責文定大怒下公于吏
曰任等謀危宗社此人託公護賊事將叵測時北窓
鄭公磏順朋子也牽裾而諫曰白公忠直今若見殺
父將得罪萬世順朋乃蹴曰白某不知國家重事徒
言密旨之非愚妄之發不宜深罪文定由是怒霽
只遞官歸坡州於是柳尹三人皆以逆論死越三年

丁未鄭彥慤以良才壁書告變因加罪乙巳人或死
或流公遂配安邊未幾大夫人歿公以不得奔喪號
擗倍常越五年有大赦放還田里公素貧至是生理
益蕭然固晏如也先是己酉有奸人又上變乙巳餘
人鮮有免者公亦不以爲意客至觴酒歌呼談論自
若人不見其愁居攝處之容也每夜必誦太極圖說
程朱諸書未嘗不在左右居廿餘年元衡敗死公議
稍張公敘復（尤庵所撰神道碑）
宣廟即位嘗以天旱上疏曰今旣疏釋幽枉然孰有
加於乙巳己酉之冤乎誠願渙發雷雨其時被罪者
白仁傑

悉復其官籍沒之物亟令還給則忠魂感泣士林興
起矣 上同畧
廷議又欲削乙巳僞勳柄臣有不欲者公面責之曰
此議不行則公罪不可解 上同
公立朝淬礪雖遭廢斥不沮不挫至於乙巳之禍冒
死抗言直欲以隻手扶持世道表正人紀其孤忠正
氣可以撼山岳而摩星斗是以聲名揚溢乎一世士
論翕然歸之其草啓時柳公希春爲之吐舌曰壯哉
小人之異己者亦歎服羞愧 上同畧
[illegible]字士偉號休庵 後入 己卯九月廿九日卒年八十三歲

第歷檢閱大憲至參贊謚忠肅乙巳以獻納獨啓
劾元衡內旨遞官丁未壁書禍竄安邊後五年放
還 上同

當在以爲狀下

休菴遭禍在仁廟乙巳令人生十五歲矣能備
知某也正某也邪〻所以害正〻所以害於邪其
考之所以扶正而爲邪所仇曰士當爲此不爲彼
聞者凜然貌動人謂休菴之婦何如孟博之有母
云 大菴所撰令人白氏墓表 主簿趙堪夫人

當在放還下

燕山撤毀民家公八歲出見中使〻〻異之其家
淂不毀母夫達夜執女紅公必待母夫就寢乃寢
白仁傑

師事靜庵趙先生就其宅傍搆室以居 上同畧
惟性理之學既老猶耽書誦夜思
與聽松成公為同門友牛溪先生事公甚謹嘗記
公始末以為狀 上同畧

朴淳

館中將議上林百齡謚號百齡當乙巳士禍與尹元衡鄭順朋許磁李芑逞其奸兇主庵宋文忠以下諸賢無遺類而告廟錄勲矣元衡以肺腑親方為領相執國命奸黨恃為城社視正士眈眈百齡如不得美謚則大禍復作矣以故館中相顧依違公獨奮然議之曰恭昭蓋褒鉞間矣元衡喑噫曰林公國之元勲謚無忠字意在叵測將鞫治士類洶懼而公處然上將置重典有救者只命罷黜 尤庵所撰神道碑

拜大司諫論妖僧普雨罪請置法又論黜元衡蓋自

上行狀 云明 廟

乙巳以來元衡與百齡許磁等結為腹心芟刈士流
流毒百姓國勢罷殆將不保朝夕公慨然歎曰劾冀
誅憲挽回世道吾責爾就議於大司憲李公鐸李公
難之公徐譬而始許焉公歸不脫朝服取燭草啓遲
明入啓時 文定薨才五月 上不忍遽允公爭益
力遂並左議政沈通源而迸黜百姓歌舞於道中外
之以儒為名者沛然有向善之心於是選六行之士以
清仕路伸雪冤死之人復其官爵凡係蠹國害民之
事一切革罷而文純公以下羣賢皆以世道為己任
相與先後焉蔚然有元祐之望當其孚號之初文純

亦且起而危之匪公則難矣上同

己巳四月晝講與奇高峯大升論 文昭殿祔禮盖李芑等承順文定意意以 仁廟為未踰年之君不祔 文昭殿而祔於延恩殿國人悲憤公論之痛切文純亦論殿屋變通之制皆被大臣沮格上同

國朝屢經士禍至於乙巳而極矣世道大變斯文倒地天佑我東 明宣之際治教大明庶幾乎三代之隆矣當時主張清議引進士類卓然為領袖者曰思菴先生上同畧

朴淳

字和叔號思庵忠州人嘉靖癸未生 明廟癸丑

癸丑八月親試一經行狀

一經書親臨登第歷湖堂檢詳至左議政己丑七月二十一日卒壽六十七是日早作吟詩倏爾乘化天雨雷震俄而祥光燭地晃若皎月盡忠 上同畧

八歲開口詠物輒驚座人考諱祐常以文自負見公作曰老勝當屈矣十七八受學於徐先生敬德居墓毀幾滅性練後猶啜粥 上同畧

王使歐希稷見公曰宋人物唐詩調赴京賀 皇帝登極故事外國進奏皆由東門公爭之表文由正門入自是為定式 上同畧

南中章甫多立祠永平亦然 上同畧

在玉堂議林百齡謚公奮然曰恭昭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容儀恭美曰昭元衡遂請鞫治賴安玹力救只得免官歸初公聞禍發將待命金吾入室更衣坦〻而去家人不知有事及免官歸家幼女出迎公執手笑曰幾不得復見汝矣 鰲城撰行狀

兩司劾公以護黨 上曰朴某松筠節操水月精神論者又謂淳即珥〻即渾 上曰善類相從何傷於道昔宋孝宗言我是朱熹之黨今以予為珥渾之黨可也 有愚庵集 上同畧

朴淳

曹植

文定正位大小尹相構先生益無當世意永抛博士業入智異山築室以居扁曰山天齋一意進修所造益以高明 尤庵所撰神道碑

字楗仲號南冥昌寧人弘治辛酉生隆慶壬申卒官至丹城縣監以晦齋先生薦擢齋郎後贈領議政謚文貞晉州三嘉金海皆設祠 上同畧

卒前歲後山木稼 帝京星官語本朝行人曰汝國高人近將不利 上同

在庭闈專以悅其志持制廬墓誠偉傑毋以家事 來說

曹植

雖退處山林傷時憂國中起悲歌注下取友其人
有不可若將浼焉最與成聽松對大谷運東洲 元悌
李黄江 金三足堂 若芝蘭 上同 畧
聖賢之學不出日用或捨此而欲窺性理是盡性
至命不本於孝悌 上同 畧
其寃已如一刀兩段處事如水臨萬仞家內斷之
不敢闌語娯笑 上同 畧
孟子曰伯夷柳下惠百世師也朱子取以稱東溪
倘使夫子復起先生脚下其用此謬乎否乎 上同
畧

金麟厚

仁廟毓德春宮聖學日躋得先生大悅特賜墨竹以寓微意先生作詩以謝 尤庵所撰神道碑畧

乞養得玉果乙巳詔使張承憲至名為製述官時仁廟初卽位時議咸欲留先生以補新化而時事頗有可憂者先生辭以親癠而歸七月 上猝然賓天先生聞訃驚慟幾絕而蘇因以疾解縣任歸自是凡有除拜皆不就 上同畧

遺命勿用玉果以後官爵 上同

當安老伏法之後金慕齋李晦齋諸先生稍〻進用

而先生獨見幾微即有歛退志及　仁廟賓天龍髯隕絶如不欲生杜門自廢屏棄人間事頓無送往事居之意每値七月一日輒入家南山谷中慟哭竟夕而反盖當時不敢問故只自隱痛於心而未嘗形諸言語人終不能知也嘗作有所思吊申生諸詞寄意激烈一篇之中屢致意焉讀之者自然髮竪而膽裂於竟莫測其旨意之所在也歷覽今古至奸臣媒孽使君父嬰其禍者必扼腕慷慨不翅躬親備之蓋以一心函三才造化之妙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重者終有所不可誣者矣 上同

字厚之蔚州人明宗庚申卒壽五十一嘉靖辛
卯司馬庚子登第湖堂弘文正字説書至修撰謚
文靖 上同 略
自其性命陰陽之妙以至人倫孝悌之實體在一
身本末備具卓然乎大中至正之規矣 上同
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算數律曆無不通曉筆
法勁健絶無妍媚態所謂德性相關者然也 上同
人以為清水芙蓉 上同
殷師世遠聖學不明而先生獨見大意直尋正脈
清風大節聳動震耀使之頑廉而懦立則雖謂之

金麟厚

百世之師可也 上同 界

金澤

明廟乙巳士禍甚酷雖嘗以賁育自許者莫敢以為言
君首以布衣獨上昭雪之疏物論偉之自是士類畧
吐口氣 父尤庵所撰忠貞公金德誠神道碑公即忠貞公之仲
監察君澤以文章名世登第被玉堂選未及顯用
而歿 上同

金澤

閔齋仁

一 嘉靖乙巳士禍閔公齊仁不能力爭以救論者以是病之後百二十有餘年其耳孫晶重大受以家狀一通来言曰吾祖有可恕可雪者其可徵不誣如此遂取攷其狀則有史草有野史〻草則其一乃安公名世作也安公以直筆被極刑以死則信乎其言之可信也蓋〻我中廟之世有所謂己卯禍者靜庵趙先生光祖為之首其後歷 仁宗 明廟即位而士類殲焉則所謂乙巳禍者也時 明廟幼冲 文定垂簾以黨既盡殺名流名其刑書曰武定寶鑑大違者

家立辟公時其母夫人尚在心痛其寃而不敢直言
以爭然傷慟之意屢發於言凶黨恚恨故公遂謫巡
以終按史 文定以密旨諭兩司使除去仁廟舅
尹任及大臣柳灌柳仁淑等林百齡許磁分囑臺諫
則執義宋希奎獻納白仁傑等自劾兩日尹任等雖
有可論者此非其時落仁等亦引避曰希奎等所論
切直院相李彥迪並請出仕是乙巳八月二十一日
也二十二日百齡磁等詣闕上急變 文定與上
出御忠順堂李芑等請論尹任等罪諸臣同辭救解
只 命罷任羅仁淑遞灌二十三日仁傑啓曰事鎮

微細惟當光明正大今　內降密旨大失事體閔齊
仁金光準將論啓尹任臣以爲此事出於密旨不正
甚矣齊仁亦以爲然遂不論此則可矣而密旨初下
奔走於宰相之門有同傳令軍卒是雖出於爲　上
慰勞之心而臺諫之體則掃如矣是日加任等罪有
差二十四日遞罷而司下仁傑于理二十八日鄭順
朋復疏論任等罪洪彥弼尹仁鏡權撥李彥迪閔齊
仁安名世等十五人入對　簾中以順朋疏示之令
議罪彥廸涕泣請貸諸臣亦皆以好生爲言惟磁及
百齡陽救陰激遂賜三臣死仍致之族初白公來見

閔齊仁

公曰此事不可不争公曰正吾意也但以老母在耳
及見白公啓歎曰誠確論也終不以斥己介意安公
名世史草曰是教之下李彥廸閔齊仁等顔色慘然
餘皆喧笑或有淂色者又曰知経筵閔齊仁啓曰近
来灾變甚多迍難之後人心無不危懼士氣亦皆摧
折人心和平然後灾變消士氣培養然後氣節興矣
尹任等雖不淂不用法而人心危懼有如萬物畏雷
霆之威閭閻儒生至曰讀書何用人心如此〻乃傷
和致灾之道也人雖有罪必須寛恕人情莫不欲壽
然享壽之道亦以仁厚忠信為本則自有荐臻之慶

矣又曰豈必罪人進君子退小人則人心自定經席之上發此言者惟齊仁一人而已此安公特筆也安公既死凶黨議改其史草公又力言其不可於是犀凶驍恕共謀擠陷又史戊申六月左議政尹仁鏡兵曺判書黃憲右賛成沈連源左參賛任權右參賛金光準吏曺判書尹元衡同知中樞崔演禮曺判書李薇工曺判書宋世珩等會賔廳密啓曰乱逆天地所不容不可以仁柔治之左賛成閔齊仁自誅逆之後每為仁柔之論臣等知此論終必有弊第以勲臣之故只禁抑而已至今執迷不回乃曰受罪者多故灾

閔齊仁

變不止且以安名世史草爲不可改士林之追慕者皆以此爲是人心士習日趨於不正此爲根柢所關非輕請罷職 文應同 上即賜對黛中曰所啓甚駭方今 主上幼沖國事專恃朝廷豈料爲國勳臣者反爲邪議哉 中宗治尚寬仁而凶歛相仍豈罪逆之致乎安名世褒揚逆賊而謂其史不可改尤不可知也此人常於經席惓惓以仁政爲言豈料其意之有在歟仁鏡曰曩者逆謀始於 主上潛邸之時終發於即位之初齊仁性本執拗謂其應罪過重臣等恐因此而人心將誤故共議以啓其罪則不止於

罷矣憲曰趙光祖誤其一世及其見敗猶以為是齊
仁常慕己卯之事故見重於士林每發一言人輒誇
張齊仁喜其誇張不知自止至曰念及時事仰屋長
歎且聞有鍾樓掛榜多有不可道之言 簾中曰掛
榜事不勝駭愕我不敢知 主上不當立乎逆賊不
當罪乎位高勳臣其所以長歎者何意逮源曰齊仁
自是已見立論多誤匹夫異議人猶惑之況位高之
人乎元衡曰齊仁性本慈祥凡於罪人每欲從輕故
齊輩指為慈悲僧大臣亦嘗戒責尚且執迷矣滰曰
其勸行仁政若泛論君德則可矣若施諸亂逆則非

閔齊仁

也議論如是故士林推重矣世衍曰黨逆之罪甚於
逆賊齊仁曰自以博覽多識人莫我如故所論如是矣
是日入侍者必欲加以重律而 簾中只命罷職於
是大司憲丁應斗大司諫陳復昌執義李鐸司諫沈
逢源掌令姜偉金澍持平李瑛鄭俊獻納李致正言
閔箎沈守慶等合啓曰乙巳逆狀昭著無疑而前左
賛成閔齊仁每於論罪之時多發伸救之義至以灾變
皆由於此且以名世護逆之筆為不可改公然發曲
議眩惑人聽遂削勳遠竄史所記既如此而又斷曰
齊仁為士林所推皆望入相至是被罪人皆惜之野

史曰齊仁以伸救士類謫公州衣食不能自給許磁
聞之除其帰齊英唐津縣監奸黨使陳復昌李無疆
等劾磁云 尤菴所撰神道碑
盖公於禍初不能正言抗論以救士類其剛直之氣
少遜於白公而其悲傷惻怛之心傾乎其至也故其
救解之言如石壓而笋出遂為凶黨所怒其為白公
所駮者亦以母夫人在故其葬不能遂如其心昔傳
秘閣以重得禍貽親憂不敢忤秦檜然其心可恕故
朱夫子狀其行而直以為不幸况公則卒乃為凶黨
所斥而至以宗仰趙靜菴為按豈所謂熈寧奸黨曰
閔齊仁

錄之悖是自然不易之公論耶若使凶黨仇公不甚
俾保其秩祿則公之自白雖用十駕之力無益於俗
不信祇取辱矣豈公真心與善故天誘凶徒之衷使
公坐洗其譏耶在漢徒受甫節之毒而不與李杜之
流在宋深慕元祐之賢而終受元豊之污者無其課
也世徒見公一被白公之斥而不復舒究其始終欲
以一事蓋一人孰知朱夫子用春秋寬猛之中以論
傳公之義哉噫可與權者然後可以知此也公既没
二十年為　宣祖大王之元年也李文成珥諸賢力
主公議盡洗幽寃削去武定之勳公遂追復舊官觀

屈伸公者而可以知公矣 上同

五

余惟公之文章節行過人遠甚而遭時廹隘略占睽初志為所掩及其獨復於積陰之中厄窮悲憤以没其世亦可悲也然史筆不沫公議難誣是非之定不待百年而又多賢子孫豈天定之可驗者然欤乙巳圭菴宋文忠麟壽以士林領袖蒙被淫禍余其從曾孫也今於此文誼尤不敢辭矣然辭甚繁而不敢殺者史家之筆難於省削之多也 上同

三

嘗與權公撥李公潤慶李文純公滉林公亨秀同修仁廟事實仍赴京請謚再為大司憲與宋文忠公

閔齊仁

麟壽請罷元衡之兄元老則元衡起禍日也 上同

四

入侍忠順堂與李文元彥廸諸公同錄勲封驪原君及以崇祿爲左賛成則 文定時削奪者也 上同

六

字希中號辛齋黃驪人已酉卒壽五十七登苐歷翰林湖堂吏判兩館提學有立巖集六卷 上同

李巙

以趙靜庵門徒甚有士望乙巳羅士禍官不顯尤菴所撰延陽府院君李時白神道碑公即延陽之曾祖

巙以乙巳名流卒官楊州牧使同春撰同知李時聃墓碣公即時聃之曾祖

李巙

成運

乙巳仲氏與羣賢罹禍先生作詩以見志遂歸報恩縣卜築泉石間名曰大谷朝廷授叅奉謝 命即還 尤菴所撰墓碣

當陳復昌有名時先生獨以為不吉後仲氏果中其螫以死 上同

字健叔號大谷昌寧人萬曆己卯卒中司馬官至司宰監正 上同

先生資稟溫純志氣豪邁其學專務存養精索故其言有物其行有常然終不為世用故謂之隱成

上同

伯父思肅公世純有子曰守琛是聽松先生也 上同

所友曹南冥徐花潭李土亭 上同

南冥曰健叔如精金美玉

盧蘇齋相國亦以一行不虧稱於 筵席 上同

趙重峯則並以退陶稱之曰是皆廊廟大先濟

世高材 上同

退陶所謂隱成 上同

丁熿

明廟初年奸宄慫慂黨中以為士類不利冲子時晦齋為院相亦不敢救而同其顛沛公遂焉及逮宣廟初服栗谷李先生主張清議洗寃復官而鄉人又立祠妥侑焉 屯菴所撰墓碣

仁宗春秋已高無嗣羣奸倚 母后介弟以貪天功中外詟息一日正郎李中悅謂公曰兄亡弟及古今通誼 聖上百歲後誰敢有異意而有人挨內旨煽動危言亂將作矣公遂絕其人不復往來然其人所言實為士禍根本 上同

上不豫公危厲迫切請入藥房察視湯劑有以例不
可者公曰許世子不嘗藥聖人書以弑君遭變事而
不知權者必蒙篡弑之誅況在今日但委之醫官可
乎乙巳七月 上遽昇遐 文定聽斷欲以翌月葬
臣下莫敢以爲言者公以兵曹正郎抗疏曰諸侯五
月自有定制如此然後事力舒而情文備今 欑宮
未乾無故渴葬不顧不懷之嫌可乎不報尹潔繼其
疏曰大行之臣惟丁熿一人而已後李中悅及尹
潔並被淫刑拜議政府檢詳陞舍人已而 文定御
忠順堂三大臣論死忠賢竄逐殆盡公遂罷歸鄉里

丁未九月鄭彥懿以壁書上變遂賜圭庵先生以下
死餘皆編配公初謫昆陽戒移巨濟自謂朝夕有後
命其操履愈堅日以經史自娛泰然如平日 上同
乙巳尹春年受元衡指夜來誘公使見元衡公應且
惜終不見既謫去元衡猶托私人微視公意其人為
元衡道語故舊仍請願得數字歸以報公終不肯公
雖流放痛念時事草疏極論曹南冥往見之力止而
不果上 上同
昔 明廟乙巳之禍圭菴宋先生以士林領袖家被
極典有與李晦齋先生權忠定公同竄死荒裔者曰
丁熿

丁游軒諱熿字季晦也 上同

字季晦昌原人 號游軒 正德壬申生 中廟丙申登第

官正言丁未竄巨濟庚申卒 上同

公天資近道以孝悌忠信為立身之本 上同

最深於春秋 上同

與圭庵先生動相契合朝廷倚以為重 上同

中廟薨 明廟以大君遺疾 仁廟承 文定意

以俗是傳 殯殿饋食公爭之於 上上為之改

容 上同

記昔河西金先生自 仁廟薨閉門不見天日每

忌晨入山痛矣人莫能測知豈以為當日醫方或
有未善耶然則公之自請察視者豈亦有深意耶
未可知也 上同

丁熿

金礎

十清金先生世弼慶州人胤子持平公於乙巳士禍繼被淫刑以沒 尤菴所撰十清神道碑

金礎

宋麟壽

文定王后正位坤極而其弟元衡包藏禍心 仁廟
在東宮無嗣 明廟以大君在邸人心危疑訛言煽
動李芑與元衡陰相交結以為日後地而惡先生持
正黜為全羅監司尤菴所撰諡狀
甲辰 中廟賓天 仁廟即位時論益洶洶中外倚
望先生若山斗焉時先生自燕將還道拜憲長先生
亦自任以世道間間蹇蹇期濟時艱時元衡濳竊爵
命尹任長秋官先生並彈去不少饒有以他事欲治
元衡者先生不許曰在 先朝則可今不可假以為

罪人服其秉心公平遞爲漢城府右尹乙巳 仁廟
遽爾賓天 明廟以沖年即位時事大變羣凶煽禍
文定御忠順堂大行刑戮一時士類殆無得免者
於是素所不悅於先生者爭相齮齕指先生爲浮薄
領徒袖而斥逐之先生遂歸清州先墓之下越二年
丁未良才驛壁上有書指斥時事奸臣彥慤取其壁
載詣 闕下上變 文定見之大怒李芑元衡等指
以爲先生之徒所爲芑等會賓廳錄在謫籍人之其
當死者點其名至先生芑改濡筆夾點之鄭順朋曰
惜哉此人原慤士也芑顧順朋曰鼓擇賢之議者不

死而何既而芑誥人曰宋某豈不是善士但行大事者不可拘小仁譬之作室拓其基址之時雖有好花佳木豈得不剗去也　命至先生沐浴具冠帶貽書親舊曰皇天后土實鑑此心顧其子曰勿以我爲戒而怠於爲善顏色不亂從容就命是九月戊辰也是夜有白氣自其廬直亘于彌天數日不散上同畧

字眉叟號圭菴恩津人　弘治己未生　嘉靖壬午登科歷翰林弘文正字舍人吏參大司憲丁未賜死上同畧

金安老將復用輒劾去之出爲濟州牧使安老誣

宋麟壽

貝成獄遂竄泗川 上同畧

華人稱賞曰眞氷清玉潔之士也惜乎生於海外不得與之同朝慕裔託以國事晦裔亦以陳戎之事就正焉申文貞欽頌之曰儀鳳瑞世建標百禽幼年喪母苫席因淚盡腐蕪樓廬墓其雛皆白 上同畧

參奉諱世良圭庵之考宋判書名祺壽

先生被禍之日參奉府君神主下龕叩壁 太庵所撰家傳

先生之被禍人謂宋判書有力其與磁芭朋黨同事錄勲故人言如此矣 上同畧

議圭菴碑祖考泣曰此文必歸判書叔不無爲韋

小回互之說而無人主此議者奈何上同畧

先府君嘗言宋判書葬時有殉從之說其實不然同上

宋麟壽

李瀣

再為大憲　仁廟初卽位寤寐良弼而李芑為右相

物論譁然兩司駁遞之芑由是啣公退溪撰墓誌

公在湖西　朝廷治維新

李瀣

李彦迪

仁廟不豫日久曠不視事國之隱憂有不可勝言者
矣先生嘗私謂領議政尹仁鏡曰當今 主上無嗣
大君年幼何不早建白封為世弟以定國本乎仁鏡
曰公言當矣但今 山陵終畢 詔使臨迫何暇及
此七月 仁宗昇遐今 上嗣服當舉垂簾之儀百
官會議賔廳仁鏡曰今有 大王大妃王大妃何殿
當聽政乎左右默然先生曰昔宋哲宗時太皇太后
同聽政自有古例不須疑問且安有嫂叔同御殿之
理乎今但定垂簾儀制耳由是朝無他議始開 經

筵先生入叅伏聞 王音琅然不覺喜淚下退詣春
秋舘柳仁淑問 主上讀書何如先生曰 聖質英
明讀書無一字差誤 宗社臣民之福也八月政府
書啓十條一請 慈殿善導養 聖質二 請博
選 經筵官恒典之講論遊處以進 聖學三 殿
下於大行大王有子道有臣道喪禮不可不盡誠孝
四請嚴宮禁防戚里五請慎擇宮人六請勿用特旨
七請勿用判付八政院職出納惟允內肯有不合許
令封還九宮中府中當爲一體請勿開私門以昭平
明之理十言 大行大王學問之効公道大行人顯

至治奄至斯極今 上嗣緒國人方以望於 大行
大王者望於 殿下共機甚重顧 兩殿留神焉大
鑾皆先生筆迹也已而將治尹任等罪 兩殿同御
忠順堂 密旨引見宰臣時 天威震赫人莫敢少
拂先生進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彼時專心於
大行王者豈可深罪且其事當顯明不然恐士林
多有構羅禍者聞者縮頸而先生無懼色尹仁鏡
啓曰初議垂簾時李彥迪問臣何殿當聽政乎臣答
以 慈殿當聽政先生位稍遠但聞其辭己名心疑
之出取注書日記檢得其語 啓之實然又不欲尹
李彥迪

得重罪乃書 啓云、仁鏡之言必不如是恐注書
記錄之誤也 上下共單貢廳仁鏡失色無以對但
囑左相洪彥弼 啓曰忠順堂陜隘不使於記注
官進退此必注書誤聞之故也先生亦不復辨明焉
是月錄入侍忠順堂宰樞 賜宴難衛社功臣之犒
先生力辭以為豈可無功而濫受以忝 主典乎不
聽于時禮官請於 當丁并垂簾先生聞之上劄云
人君南面而聽治當如大明麗天萬物畢照況在臨
政之初群臣思得一望清光今乃御殿而障蔽 天
顏豈不致群情之鬱阻乎我朝之禮侍臣與講官皆

俯伏雖史官亦莫敢仰視何必於　殿下並設簾障
守至於　慈殿同御殿之時則只得如忠順堂南面
對之儀行於今而無愍垂諸後而可法矣是時朝論
洶〻護讕遂及於先生秋九月李芑　啓曰彥迪愍
於邪論諂附　世子背叛　中宗書上十條繫人主
手足與柳仁淑交結多有營救逆賊之言臣往以贓
吏女婿不得為顯職彥迪為大憲時始解之於臣有
恩今臣為國不計私敢　啓大憲尹元衡持平陳復
昌等繼之乃削奪勳爵丁未九月有無賴子匿名謗
國之變因而大加罪乙巳諸人先生亦在其中江界
李彥迪

府安置初先生在慶尚日都事李天啓以持平赴
闕請於先生曰聞今當卜相物論皆歸於李芑何
如先生曰其人陰險不可以置相位已而李果相而
兩司劾罷之李芑聞其故深銜之至是李以元勳當
國用事先生與之同朝動輒為矛盾一日先生以院
相入直白注書ゝ啓曰凡罪不當取服定罪近日
三省訊鞫過用刑杖徑殞者多恐有擅竟欲望用校
正杖得情然後定罪翌日芑入見啓草忿然曰渠
恐杖落渠膝故耶加以仁鏡用前釁反有憾於先生
元衡以先生嘗有救已之言屢欲納交先生絕不往

由是渼根焉三憾合勢共謀欲中宫固不遺力餘矣

退溪撰行狀

年譜云安老子禧尚公主當在餘矣下

○李復古號晦齋驪州人初名廸　中廟命加彦字
弘治辛亥生甲戌登第歷校書正字說書吏郎
𡇼應教檢詳副學大憲吏判右贊成丁未九月江
界安置癸丑以疾卒于謫上同略
司諫時金安老在屏黜正言蔡無（擇者倡議）須用以為　東
宫羽翼盖安老子城延尉尚公主於東宫為有力
無擇抱老妻黨大憲沈彦光等隨聲和附先生獨
力言不可左遷為司藝一日過沈彦慶兄弟彦光

李彦廸

曰司馬何以知安老之為小人乎先生曰安老尹
東京時熟觀其處心行事真小人情狀也此人得
志誤國必矣且今東宮一國臣民所共屬意何待
安老而後安耶蓋光煕宣言于朝劾罷
年二十七作五箴五十又作立箴在謫作大學章
補遺續或問求仁錄又修中庸九經衍義未及成
書先生之於道學求之也功行之也力得之也正
上同畧
初尹元衡與尹任怨仇已深而林百齡李芑為其心
腹謀欲傾覆士林以濟其奸元衡托密旨誘臺諫使

韓尹任臺諫不淡芑等詣閤門欲有所啓　而殿郎
同御忠順堂引入宰樞將加尹任等罪時　天威震
赫人莫敢忤公從容言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
高峯諱奇大升
彼時專心於　大行者王豈宜深罪高峯撰碑銘
懇辭勲爵箋文有非但取譏於當世直恐貽笑於萬
年等語而全篇遺失 年譜 後錄衛社功箋文

先生在江界謫北地素無大風堤曉雲霧四塞風
振拔木移時乃迄先生故人慶州居鎮海宰金世良
夢見〻贈云投履床下去精氣與天通淡然一草
裏獨遊神仙峯驚覺號泣名語其子曰先生逝矣

李彦廸

後聞之果易簀日也年譜

伏以今 主上幼年嗣位輔養爲急而輔養之本在於 慈殿況今 主上天質高明國人知之以高明之資加之教導之正與於作聖有何難哉伏願 慈殿體文母孟母之慈愛其以預養先於者必出於正右其一事畧

宋范祖禹嘗言於宋哲宗選賢士以補講官右其二事畧殿下於大行大王有子道焉有臣道焉喪次不可以久不臨祀事不可以久不與無從大禮以盡誠孝右其三事畧

自古禍亂多由於宮禁不嚴女謁盛行戚里及小人攀緣請托以紊朝政陰肆譖說以眩 主聽況

今幼主在上尤所當戒請申飭內外嚴其防禁雖戚

里問安亦令有限使內言不出外言不入以杜禍亂

之萌右其四宮中人必擇過良恭儉慎而寡言者亦輔

養之一端右　祖宗朝選入宮人賤隸商賈之女例不

備選在今正始之初宜遵　祖宗故事諸因緣族屬

托養宮中者一切刷出以嚴內外右其五畧人君之職用人

為大除授之間不可用特旨右其六畧凡干陳訴及訟事

當付諸有司切勿判付以昭公道大抵閨中之事無

隱而不彰如有私意人皆知之或因貨賂或因親屬

土崩之禍正由於此右其七畧承政院之職在於出納惟

李彥廸

允請令政院内旨有不合者切宜論啓八右其略幼主
在上　慈殿攝政宮中府中恐至於歧而爲二也政
議諸朝廷羅紂諸有司以昭平明之理如或議及左
右近習閭及戚里婚媾私門一開大柄潛移可不戒
哉九右其略　大行大王自在東宮沈潛學問以成修身
齊家爰及　嗣位發號施令絶無私意公道之行如
日昭布人心驩若思見至治　曾未幾時奄至斯境遠
近攀痛若將胥溺今　主上嗣緒一國臣民方以望
於大行大王者望於　殿下其幾甚重伏願　兩宮
留神焉十右其略　乙巳七月十八日上　明宗政府書啓十條略

近日 上教悲痛於洪嬪之出外不忍於鳳城之際
禁非聖化友愛之至何以處此 臣竊念 仁宗傳
位於 主上有父道焉 殿下嘗子盡之道頃者伏聞
內間有變故事涉 王大妃不敢明言臣不勝驚惑
萬一因此事 殿下所以事 王大妃者有纖毫欠
闕則恐於 聖德有虧而後世亦不能無疑矣臣前
日面對時略陳未盡今乃再瀆 本集乙巳秋劄子略
自古幼主在位母后聽政或不能全德而致禍亂者
多由蓋信讒邪也私戚屬也甚可懼也莫如杜其邪
徑不借其權勢也 上同略 柳西厓曰右二劄成而
李彥迪 未上意其無益而反速

大禍於凰城耶

李珥

上卽宣祖 一日 上語及乙巳事大臣有言善士多逮者公駁言曰大臣不宜含糊奸人措飾遊辭草雉士類籍以僞勳今當新政宜先削勳正名國是乃定退而唱義於朝則先輩如退溪高峰（退溪李滉高峯奇大升）尚或有難公獨抗言不撓遂悉力擊破之無遺朝野增氣 鰲城撰碑銘

字叔獻學者尊之爲栗谷先生德水人甲子司馬明經連爲選首時稱九塲壯元歷吏郎湖堂庚午以學不進棄官歸海州讀書副學大憲文衡吏判右賛成 嘉靖丙申生甲申卒著人心道心說善

李珥

惡樂圖學校規範聖學輯要小學集註文集十卷
鰲城撰碑銘
申夫人方重身夢龍騰海入室抱兒納懷中而已
生子公三歲自知文字五歲申夫人疾病禱于外
家祠十二贊成之疾亦然之十八偶閱釋氏十九
出家入金剛山即棄其學問主一應事之要於退
溪每晨謁而退一人晨讀家訓衆抑首恭聽君上同
因王伯治安之道名曰東湖問答莫有以啓發
上心王黃兩詔使來儐于境黃問是何有山野氣
得無為　皇華起耕釣耶譯人曰中歲退處入贊

黄扉亦有年矣兩使起敬稱栗谷而不名公建議欲（西厓柳成龍）養兵十萬西厓以為不可公退謂曰俗儒不達時宜公亦有是言耶壬辰之亂西厓曰今而思之李文靖真聖人也 上同畧

李珥

朴承任

先是陳復昌以公爲重名欲籠絡之要請甚勤公終不見至是復昌爲持平勢焰薰灼公欲劾之同席愕眙不從翌日呈覲南歸尋遞職復昌嗾李芑將搆置重律李元祿力解之上罷 愚伏撰墓碣

元祿芑
任
愚伏諱
鄭經世

嘉靖乙巳仁廟以聖德出震王堂上劄萬餘言極論出治之本正始之道更化改紀之務公所草也同上

字重甫羅州人二十四取科歷藝文政院弘文正字以正字 賜暇湖堂修撰都令大諫丙戌卒有文集四卷號嘯皐上同畧

愚

朴承任

嘗在止
罷下

時元衡方顓柄公棲遲散秩杜門讀書絕不為所濡染 上同畧

隆慶己巳入燕先是使臣有據例相詰於鴻臚〻〻怒貶使臣班於僧道之下使臣就位不辨而還

公至則論辨立班如初後有使臣失禮等語登上聞命廉問前後譯官則皆以為事在後行而公終不自明上考據歲月遂罷前使人皆服公之雅量公喜怒不形無書不讀尤力於論語及朱書啓蒙數星緯筮數無不揮會精熟 上同畧

朴光祐

謹按安氏錄云乙巳以司諫杖殯丁未籍沒家産今 上庚午復官爵給財産 尤庵所撰墓表

又按家狀乙巳為司諫士禍復起祀顔争論下獄供辭有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時十月五日也年五十一臨絶托後人以三子使為學而勿入科場 上同

安錄所謂今上庚午即 宣廟三年栗谷先生伸雪乙巳諸賢時也狀中所謂乙巳士禍文定垂簾時也所謂丁未籍沒鄭彦慤壁書告變時也

字國耳號蓽齋尚州人乙巳卒謚貞節公 己卯生員 乙酉登

科官司諫丁未籍沒　宣祖三年庚午復官給産 上同
謹按安氏錄云朴光佑字國耳己卯禍作入闕
門被傷裂衣帽裹頭坐於政府外廊都中坊里約
徒之欲上劄伸寃求其文者簇立於前李叅判梁
金叅知魯皆年妙善書使兩公把筆臨紙公左酬
右言文詞湧出金李猶未及書一時所製十餘道
辭意懇切 上同
丁母喪廬墓三年拜哭不避雨雪 上同
余竊惟公以高才美質發軔正路早爲靜菴先生
所賞自期許甚不淺也始焉幸而遭衮貞之禍再

不幸而被衙苞朋磁之螫竟殞其身痛矣々々 同上

三男受容宜受授官不仕容騎牛讀書游都市中

以自逸盖遵遺意也 上同

今上正宗~~丙~~[illegible]年丙辰賜謚貞節

右 朴先佑

具壽聃

屏庵鄭是公兄己卯名賢諱壽福

嘗以臺諫論劾李芑姦凶　明廟戊申拜大司憲時
士禍甚於己卯宋奎庵先生為之首公將出謝夜構
一疏極論姦臣構揑狀有陳復昌者屏庵門人也公
先言其陰慝而屏庵未能絶也及時聞公疏夜奔告
李芑芑即啓于　簾中黜公為忠清監司芑大罵曰
汝必無生還之理　未上寘江界府旋移甲山己酉七
月賜死　上旋承　仁聖教即収前命使者至則其
二十二日公已死矣年五十　尤庵所撰墓表
乙巳初公以副提學伸救黨人甚至然芑等策勳時

尤

具壽聃

公混被賞典公嘗恥之 宣廟初栗谷先生主議削
芑等僞勳公亦清脫焉 上同
男曰英俊孝性絶異公臨命時年十二三奪藥以覆
之公使閉之深屋又折壁欲挺出頂額手指剝脫無
完膚聞者酸鼻後朝廷錄授縣監 上同
字天老綾州人己卯司馬戊子登科歷湖堂副學
至大司憲己酉賜死 上同 畧
幼穎悟絶人定省之暇終日危坐探賾性理靜菴
趙先生與金冲菴先生聯轡往訪講討移晷而還
時公年十四矣公因師事靜菴 上同 畧

公學力甚邁每鷄鳴而起盥櫛精明閉戸看書寂若無人惟時有蓮子纓撃案聲聞外而已一日手支其頤据几良久家人怪問之公曰吾遺癘今七日而方熱退耳其定力堅固如此 上同畧

公自江泉赴甲山時道懸成川溪上見有圃菜漂下遂沿流而上遇一隱者其架上只有周易一帙公講問易道豈公於進退消長之變自謂有所未究歟若夫當時從政之始則諸君子已知之矣 上同畧

左 具壽聃

羅湜

嗚呼當時士禍之慘可忍言哉縉紳之稍知善惡之雜者皆斧質與桁楊矣況公早遊靜庵趙先生門下聞性理之說所與交皆一時士流則羣小輩固已側目矣而孤舟早泊之詠又挑禍機輾轉貝錦遂至於及 右庵所撰墓表

當公時 明廟幼冲垂簾堵立公安得不死哉且夫忠順堂乙巳 召對公之弟副提學淑與李晦齋彥廸並行而入晦齋謂曰今日死生決矣吾與子俱有九十老親當若之何副學曰身旣許國何可顧也吾

右

羅湜

則已受教於母矣其母趙大憲益貞女也晦齋愀然
歎曰有是哉母氏也副學公入則極言奸兇欺誣狀
遂被遠謫公於是時詩雖無作其得免乎遂并隷謫
籍翌年丙午同日有後 命公以十一月三日終於
謫廬副學公地差遠故後公者三日上同
蓋惟當時奸凶等誣 上曰其等以宋麟壽爲領袖
其心貳於鳳城君麟壽即圭菴先生也公詩雖發於
不平之鳴然非副學公則羣凶不必以藉其口雖有
副學公之直言若無鳳城之誣則 上心必不至起
惑此與元祐之定策我朝之忠篆前後一轍上同

副學公有子允平資性絶人奸凶劫欲妻焉允平走
矢於墓曰與其入歸人門不若死遂縊焉
號長吟亭乙巳謫丙午賜死上同畧
嗚呼有趙氏賢故能有公兄弟而公兄弟又能有
允平一家風節蓋自有源委也上同
公有弟曰瀷其玄孫牧使星斗其胤良佐碩佐上
同畧

尤 羅湜

李英賢

明廟乙巳士林魚肉公時爲應教與兇尹元衡等任公以事公痛傷無辜騈戮移疾不出兇黨怒甚自是偃徊冗散者九九年九菴所撰墓表

字希聖十九司馬三十一大闡歷翰林弘文正字直提學至禮曹參判 隆慶壬申卒年六十六遁村李先生五代孫也上同畧

縣監金大孝其婿也縣監子文正公尚憲上同畧

一松沈公喜壽撰狀公云公天資仁恕制行簡潔親在俸祿不出私室歷颺清顯皆其自致當元衡

構煽少忤者家立碎公終不為骫骳元衡雖大恚
顧公無釁可指故終免其螫

尹潔

尹醉夫潔長源以清名直道死於海賊士林至今悲慕有弟名混慟其非命斂跡鄉里亦以貴戚子孫 乇庵所撰尹晋墓表○潔弟混ヽ生大亨ヽヽ生晋

其時刑官歎惜以玉碎 乇菴撰醉夫尹公詩跋

醉夫南原人名潔字長源以不得腹留陳復昌酒而吐瀉於復昌衣為復昌所殺云 上同

醉夫死無後其弟之玄孫寀収拾此詩請寫於余 上同

梁山甫

明廟乙巳士類之禍悕於己卯公愈自韜晦壬子復登薦童而終不就 尤庵所撰行狀

公早見己卯乙巳之崩孼倏然卷懷養德林泉寬樂令終 上同

字彦鎮其先出耽羅役良為梁 弘治癸亥生 正德己卯入格臺啓削 上甚惜召見有恩賜號瀟灑丁巳卒 上同畧

資禀端潔凝重童孺時自知讀書便曉文義 上同

成聽松兄弟曰真畏友也 上同畧

十四五入京師聞靜庵訓迪後學即請業上同畧
金河西先生公執友也上同
衮貞起士禍公即日還鄉上同畧
嘗推演孝德之義為賦一篇河西後有所賡世人
因以知二賢之深於孝也上同畧
公每於父母慶節稱觴上壽而作歌詞以侑之盖
亦孝子愛日之意也上同

李後白

宣廟初服李文成公諸賢以為乙巳之禍甚於己卯若不伸雪人心拂鬱無以為國遂協力竭心爭論不已雖以李文純之高明亦不能無疑於真偽之辨矣及宣廟允從羣議當有頒教中外之文諸賢皆推筆於公公不辭應命其所以泝禍敗之源流斥羣邪之奸欺著 明廟友愛之情發鳳城冤屈之狀明白痛快至使讀者感激而流涕論者謂不獨文章出等其志氣之抜萃可見於此云爾自是論議大定以啓宣廟清明之化公之功可謂大矣 尤庵所撰行狀

尤

李後白

字季真號青蓮延安人唐中郎將李茂後正德庚辰生二十七中司馬乙卯登科歷説書檢詳湖堂副學吏判戊寅卒康津立祠 上同畧

○優游而灑落也正大而從容也未十歲父母俱歿哀慕執喪未嘗與羣兒溷處笑語一日宗丈饋醴酒却之不飲曰醴既名酒不敢飲

學徒十五人受學公甫十歲常居末席聽諸人所受書一皆背念其中有性理大全書矣表公林賡聞其然招試之公遍誦十四人書如熟讀者然 上

同畧

當在大矣節下

公少時李芑謫康津時人稱芑有學公從而有學
留數日即歸曰吾數日見其處心行事凡於毫末
一皆秘之君子心事豈亘如是也 上同畧

當在大矣節下

同鄉有叅乙巳偽勳者勢焰熏天猶重公名欲一
見之公嘗在山寺讀書與人托於遊僧與鄉人相
約而至公聞之移棲以避之 上同

祖母喪守墓朝夕上塚三年如一 柳眉巖希春林
石川億齡相謂曰純孝出於天性 上同畧

清溪柳夢正金健齋千鎰一時名儒每有禮文經

尤

李後白

理往復嘆曰論辯精確真非今世人所可彼及上
同畧

辛酉以辨誣赴京録先國勳追封延陽君上同畧

仁聖王后昇遐朝廷論服制不一公請上行三
年喪據禮明白羣議推為第一上同畧

當在立
祠節下

趙憲

弱冠游泮宮時館儒疏論妖僧普雨連月伏閤人皆相視懈怠獨先生凝然特立終始如一處皆矚目尤

庵所撰行狀

上疏略曰李彥迪之辨奸獻忠權檥之臨危盡言凜然有大臣體貌金安國宋麟壽之分按兩南宣澤轂教白仁傑安名世之危言直筆公議所垂倘無銷鑠斬伐之禍則濟濟之盛必隣於文王之以寧矣惟其士禍之甚酷故成守琛知有己卯之亂而隱於城市成運身遇鴒原之慟而藏於報恩李滉心傷同氣之

被禍而退居禮安林億齡駭見百齡之戕賢而棲遲外服又如徐敬德之遯于花潭金麟厚之絶意名宦曹植李恒之幽棲海隅莫非乙巳之禍有以激之也鄭之雲學於安國而懲其師幾陷大網韜名麴蘖成悌元身覩宋麟壽之慘禍則婆娑末班詼諧終保李之菡目見安名世之肆市則佯狂遁世是皆廊廟大先滄世高才鴻飛脫弋枯落巖壑自歸名流不還則好戮京外父兄教其子弟者咸以學問為戒朝無儻議權奸肆志其禍至於元衡李芑極矣而李樑者繼芑交煽又將畢害餘人矣何幸天佑東方 明廟晩

悟雖其　聖德天開忠邪自辨而李鐸朴淳李太恒之宣力為多金鎧以元衡餘黨忌李滉進用陰謀沮抑鄭澈以𤁠然末官忘身力爭鎧也既出滉有來哲而平仲不知仲尼臧孫猶抑展禽使東周之機再失其時 上同

又曰徹有一兄殞於杖下姊夫桂林削髮而被誅沈貞之托賣出於阮籍之計 上同

一兄即鄭滋

右

趙憲

字汝式自號後栗又號陶原晩稱重峯白川人

嘉靖甲辰生丁卯取明經科歷定州坡州教授校書正字著作博士户禮佐郎典籍監察通津縣監

杖殺内奴配富平二郎全都宗廟令報恩縣監
巳丑持斧極言配吉州因梁千會等上疏蒙放壬
辰起義兵討倭八月大敗倭奴清州同月十六日
移軍錦山十八日殉節贈吏判旌閭上同畧
少失所恃哀慕如成人上同
五歲與羣兒習千字文于林亭有達官過羣兒聚
觀先生獨讀不輟達官大異詰之跪對曰專心讀
書父命也達官要判書公曰此兒他日必扶植世
道上同畧
請學於牛溪〻〻稱以畏友不敢以師禮待之上

同畧

為校書正字時　上降香佛寺舊例舘官親封先生

上疏言臣讀聖賢之書手封供佛之香臣所不忍也

上同畧

往拜土亭李之菡因與共訪徐處士起　上同

赴京時上書禮部質問聖廟位次　上同畧

還朝慨然有東周之志上切於施為八事　上同畧

以通津縣監杖殺内奴配富平丁外艱家貧配所不

满數十里以法不得奔喪　上同畧

往拜栗谷遂執摳衣之禮　上同畧

尤

趙憲

爲全羅都事時鄭松江澈爲觀察使先生始信李潑
金宇顒毁鄭之說卽日移疾將去松江固請留見
我眞小人後去未晩不聽松江乃介於牛栗既而
文義日密日幾失於箕遂貳於金李諸人上同畧
請竝魯山燕山後旋表六臣制王子第宅上同畧
痛師友受誣又以爲危亡之患迫在朝夕上疏極言疏
奭者曰不下又陳疏論邪正之分上同畧
又作萬言疏因論鄭汝立凶悖又爲文以辭先聖
上同畧
倭酋秀吉弑其主源氏竝殺諸島主因遣使來覘

舉朝惶惑無敢以斥絶為言者先生聞之慨然草疏
時李公誠中為監司不肯轉聞先生乃徒步詣
闕又裁一疏并前疏以進又論李山海之誤國
上大怒焚之先生遂退歸歷訪徐處士起處士大
責曰土亭先生以公為遠大之器望之如山斗豈
意今日直欲為陳東潛菴之流乎輒面壁不語先
生曰試觀我疏處士掉頭曰固不願見也先生乃
自讀其疏讀未半處士不覺起立整衣冠再拜謝
曰賴公此疏吾東將免為夷狄矣其抑洪水驅猛獸
之徒乎上同思

趙憲

又持答諸　閼極言浔失及羣小誤國又極論賢
邪之分以堅讎怨堵立至於按治居停主人使無
容接而親舊或作門不見獨一松沈相公日往候
之於是兩司交章請竄或以為狂妄或以為陰險
王堂亦劄論　上乃命配吉州　命下禁府吏卒
相與歎曰趙爺之忠直反遭此禍耶惟金南窗玄
成追贈毛衣以詩送先生徒步踰嶺九二千餘里秀
吉又遣使求和朝廷將使回謝先生聞之又上疏
方權公徵以詞語太峻以為當國者所陷托以誤
書再三卻之會湖南生員梁千會梁山濤等上疏

訟先生即 命放之公再請權公上之權不得已
並前疏上達 上曰此人欲再疏磨天嶺于洪公聖民
以吏判擬先生禮郎 上大怒黜聖民先生聞之
詣闕席苫待罪三日不去城中士庶感歎曰天
生趙節爲社稷也 上同畧
秀吉又請假途西犯 上國上下莫知所措先生
白衣詣闕請斬其使以奏 天朝 上曰趙某真
無恥人三日不報乃叩頭石礎血流被面或譏其
自苦先生曰明年當山谷必思吾言
又以一疏繳進自草奏文及諭琉球對馬島日本

遺民等書斬倭使玄蘇罪目與嶺湖備倭之策時
政院以為不祥廢格太司諫洪汝諄請罷色承旨
上只命推考該房 上同見

壬辰四月平秀吉等渡海長驅 大駕西幸先生
聞變痛哭即往清州起義兵不可收捨乃還沃川
與門人金節金籥朴忠儉等募兵數百遇賊却之
乃移檄湖嶺募義與全承業至公州應募者近千
人有安世獻者說巡察使尹先覺囚繫義兵之父
母妻孥集者還散先生遂往湖右李光輪張德蓋
申蘭秀高擎宇盧應晫等相率募義兵並集得 十

六百餘人聞清州李沃等奔潰獨倡將靈圭與賊
相持急向清州與靈圭合進親冒矢石賊大衂退
入我軍將登城忽有驟雨從西北來天地晦冥先
生歎曰成敗在天少退賊從北門潛去先時令李
沃設伏北門沃不從故餘賊得脱有一女自賊中
来傳賊語曰義將行師非比巡察之比其鋒不可
當破賊之後即裁疏(討)上　行在(決意勤王)安世獻又從邀於
巡察：：說先生同錦賊賊後勤王。未晩(先生以爲然)乃還
公州巡察實無意同嘉將士多被巡察所回稍：
散去只有七百義士先生慨然以八月十六日向

錦山有李山讓者曰賊皆精銳且數萬亘相勢毋
輕先生泣曰　君父安在吾知一死而已遂復與
靈圭進兵曾與湖南巡察權慄約以十八日權移
書改期而先生已至錦山賊知無助先出迎之先
生令曰今日只有一死ゝ生進退無愧義字士皆
惟命力戰賊三北幾潰我兵矢盡會日且入賊悉
銳攻之有褊裨數人力挽請跳先生笑解馬鞍曰
此吾殉節地遂援桴鼓之士不雜次無一人幸免者
雖全軍盡沒賊死過當餘賊還陣哭聲振野運屍
三日不盡積而焚之先生之弟範翌日入戰所則

先生死於旗下將士相與枕藉環其側至是蓋四
日而顏色若(生)張目掀髯(及是敗)長子完基兵敗故華其冠
服僥倖代先生(死)賊認為主將而死之 上同畧
先生巨耳長身目光如星自少莊重人不敢以戲
嘲褻免襁褓已知事親禮父母有命必跪而對修
書父母必盥濯整衣冠繼母金氏少恩一日先生
往其外家外王母泣曰汝母如此將何以保活先
生俯伏不對辭歸後數月又往省之王母曰何久
不來先生曰前日之來王母直攀吾母之失人子
所不忍聞故久不敢來也 上同畧

九 趙憲

金氏或有不安節晝夜俯伏於門外或至數旬乎
日禔若思望而畏之至在親側和氣藹然金氏子
四人未嘗一日不養於先生之家及先生歿晝夜
號矣曰孝馨人物世豈復見乎其眞我師也特借
其母而生先君臨終思牛肉未進每對肉涕泣終
自不忍食上同畧
每以親命守塋田間則先就壠頭横木為架置冊
背念夜深假寐鷄鳴又誦歸則躬採薪爇親突暎
火而讀牧牛于野則必執書隨之且行且閱或時
失牛所在稍長最熟朱子大全只取月錄旅遊之

中循環念過有難解輒疏其傍以自參考於語類亦然後周易於牛栗讀蓋不知其遍數故其於占候推測亦皆傍通徹微 上同畧

嘗於旅舍適與李上舍者同宿出擊蒙要訣示李曰曾見此否李竦聽乃出紙為丹傳寫以授鷄鳴乃寢 上同畧

嘗渡陽川江中流大風舟幾覆同舟者失色號啼先生凝然闔眼須臾風定到岸舟人皆怪曰人皆將死子獨晏然乎先生笑曰死生有命豈號啼能免乎時有士人金厚載大加敬服納拜而去時年弱冠

左

趙憲

上同畧
寓吉州嶺東也先生聞命即發金吾卒止之曰未
時同班戒我趙某賢者聞命必不暫留汝必以夕
抵家今夜治行所以遲暮而至先生曰 君命不
可宿徒步夜發例配驛者皆以奴代役或全免先
生則必身自當之曰 朝廷正欲以此治罪者要免
不是從 君命者也 上同畧
義智之来覘也先生之疏以妄見斥其後天朝將
吏果上變又請問罪我國丁酉之變有倭僧謂我
國人曰秀吉於朝鮮為一時之賊而於日本則萬世之賊也

若使隣國傳檄聲罪其禍不至若是云上同畧
壬辰四月聞東南有聲如巨雷先生驚曰此天鼓
也賊必渡海及起兵嘗夜觀天象北向拜哭而已
仰天而嘆曰吾以為禍及一行朔更察之二王子
其陷於賊乎王子被虜皆其日也
士亭論當世人物必以先生為第一曰安貧樂道
擺脫名利愛君憂國出於至誠古人罕儔上同畧
嗚呼先生既以間氣之鍾純剛之性又能克之以
學問輔之以師友孝悌通於神明忠誠貫於金石
非堯舜湯武則不言非孔孟程朱則不學真可謂

右趙憲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君子矣使其年益高學益
懋以充其量則其成就亘不可量也若其臨亂効
死乃先生一郎　上同署

李之菡

値磁芑斬伐之餘儉德避難不欲使人知其時故

屏山諱李覯命大愚 韜光混世累辭徵招 屏山撰誌狀

字馨仲號土亭韓山人 正德丁丑生官抱川牙

山 萬曆戊寅卒 肅廟朝贈吏判謚文康道德博聞曰文淵源流通曰康 有文集一卷保寧建花巖書院 上同畧

當在徵招下 安名世死非其罪追悼不已 上同

先生清心寡欲識見超邁貫徹天人深晦遠引其

為學以主敬窮理踐履篤實為先 上同畧

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律呂筭數知音觀形等術特

李之菡

屏

其餘緒耳重峯止蹟曰臣所師者三人李之蕃李珥成渾栗谷曰先生忠信感物孝友通神上同畧

鄭復始

仁廟昇遐兄弟(弟即復元)俱服心喪期聲問益彰交游益附與尹潔陳守等友競以激揚臧否爲尚乙巳之禍尹陳諸公俱遠死公兄弟亦幾危賴教官公(教官公諱華公考)先幾擧趾鄕得免 同春撰行狀

(乙巳)佐湖西幕時尹元衡張甚以非理奪人臧獲累十口訟久不決方伯林苞將誤斷公力爭遂歸之本主元衡大怒貽書方伯有吾從大夫後見蔑於亞使等語方伯懼甚公不動元衡欲中以法捃摭無所得(丙寅)授古阜郡守元衡家僮在境恃勢橫恣侵刻細民前後守宰

莫敢誰何公到官即捕核置之法一不少貸其爲政剛
果不畏強禦類此先是元衡芑等與尹任柳灌柳仁
淑等有郄當乙巳 垂簾之日誣三人以逆殺之士
類殲焉至錄僞勳神人忿鬱積數十年時 明廟臨
御久屢不豫儲位尚虛識者憂之亦不敢言公因求
言旨上疏痛陳奸兇搆邦忠賢枉死之狀請伸其寃
且請早建儲嗣以定國本疏入 上震怒教曰年少
文官假托公論伸救逆黨予欲罪之因求言陳疏故
姑置不問政院知悉時元衡終退兇焰未熄人莫敢
指斥公首發正議盡言無諱中外吐舌至有感歎揮

涕者公言雖不得見行於當時後竟削其勲伸其究
誅奸旋善是非大定實公為之唱云 上同畧
字以健號桂潭東萊人 嘉靖壬午生丙午兄第
俁中司馬乙卯登第歷承文正字知製敎持平巡
撫關西審夾湖西義州牧 萬曆乙未卒 上同畧
年十二途遇文士呼韵即應多廿行人怍裏過白
鷗閑泛水中天 上同畧
請業於花潭徐先生 上同畧
初為元衡所蟄中歲又忤於柳永慶屢遭齮齕立
朝四十年足跡未嘗及於權貴之門 上同畧
春
鄭復始

李致

拜司諫院獻納時戊申歲也公素憤憸人得志抗言無顧忌入對啓事聞者悚然而已兩司共劾李芑之罪公持論尤力又言外戚不當典政芑與尹元衡聞之啣甚未久遞禮兵二曹正郎己酉忠州獄起華州爲維新縣銓曹希芑元衡旨托選良吏左授公本縣將瞷其爲李洪男妻中既屬同氣欲占還籍府之財身喪麻日未爭辨公嚴辭却之邑人經變尚告訐有姦民造飛語將擠所憾于不測公與觀察使李瀣恐蔓禍無辜平反其獄洪男訴于芑以故縱芑等始得

劾李芑

外戚不當典政

維新

洪男訴府

栗 李致

間族兩司評詰公及李觀察罪禁府下上公時持母服守廬被収色不動無一言及家事元衡治獄必欲斃諸杖下獄中有蹤非不達公久繫無變辭明廟命減死照律而公已氣盡不復甦時庚戌八月十日也春秋四十七栗谷撰墓碣銘

明廟沖年羣兇罔聖大鍛士林乙巳以來無寧歲搢紳以知名死者肩相比故獻納李公其一也上同

公資俊貌偉望之毅然可想其有守孝友直諒家行無缺才周不滯自推步星曆下至百家技藝學皆通曉善飮酒能多而不亂居官秉正無回撓惟其剛嚴

嫉惡不能容人之過故終罹非命公懲於乙巳欲棄
官歸仁川別墅以母老不決 上同
字可遠德水人庚子釋褐歷獻納庚戌被誣[illegible]杖
死 上同

梁 李致

李澤

乙巳丙午之間以不傳時議還置冗局者數年謙謚
襄神道碑

李澤之鐵城世族正德己巳生 中廟戊戌釋褐
歷弘文館修撰七道觀察使禮曹叅判萬曆癸酉
卒上同

公賦性平遜制行和易待人處事不設畦畛莅官
尚廉謹在家崇儉約勢利芬華非所汲汲公退還
家不喜交遊官至亞卿巷無車馬如寒士家人或
戲嘲無客公曰無客眞吾樂上同

栗 李澤

洪以坤

尹元衡是公從表兄也州郡歲時輦賂狼籍公有禮遺不過直百鈔元衡驗其簡示族黨以傳唯焉在載寧時元衡奪其郡人家舊奴要沒其財奴籍其太半不肯盡納元衡囑公殺奴公不從又嗾方伯必殺公僕以賄竟得免死及元衡敗奴訴法司伸冤悉陳其狀遠近咸嘆異之 栗谷撰墓碣

字仲順南陽人正德乙亥生嘉靖戊申試武藝歷六郡萬曆壬午卒 上同

不學而自能制行與姊妹及兄子鳳祥分家財推

美惡占同氣相友人無間言事姊無異事於母與物無

忤有悔無較於國恤行素必限遇辛失國是不問遠近

不設肉上同

鄭惟沈

中仁兩聖相繼陟遐侯悲慟過人禮臨之外躬哭無時乙巳仲秋朝議大變禍機將發柳公仁淑判銓曹憐侯將敗陞秩司醞署令以優之蓋侯婿桂林君瑠為羣小搆逆名將陷不測故也及金明胤告變文定王后遣中使發卒圍侯家搜瑠所在瑠知幾先遁不可得侯以此被繫隨逮于滋日鞫于慶會南門外庭時大獄方興桁楊滿庭炮烙慘目而侯不失擧措及滋杖訊侯以頭觸柱仰天而呼曰吾兒無罪天實鑑臨觀者皆酸鼻獄成徒從于延平府未幾豪倩任

便從來下未因鄭彥慤上疏名書獻事復發付處延
日以母孺人年八十晝夜號泣祈天願於生前相見
侯兄惟溪倅南原奉母之官孺人還送饌具侯開封
先慟哭乃嘗與坐者莫不揮淚辛亥夏以誕生元子
加恩遍內　明廟特命放還田里歸侍孺人于南原
閱數月丁內憂制終尚在南中數年後朝議始許還
都城外丙寅伸雪罷籍隆慶丁卯冬還給職牒戊辰
春拜軍資監判官俄授敦寧府正已患風疾庚午春
病益甚夏四月二十二日終于藏義洞第享年七十
八

栗谷撰墓誌銘

滋以才行知名士林間得禍甚酷再経流竄終於慶源配所僕年至老未嘗一日忘于懷言及輒下涙上同

若遇 中廟 仁廟忌辰前一日食菜悲感盡暑上同

配安氏丁未之禍滋自光陽移配慶源路経東郭外恭人往訣解親膚小衣以衣滋曰古者愛子征役着服母衣而往則速還矣因撫膺躃慟行路聞之皆流涕于時禁府吏卒日夜排門急呼姿其凌厲僕妾四散恭人常獨登樓小隨間以應顛沛之際不至怵迫

鄭惟沈

梁

禍熄侯或有欝悒之容則恭人之百方寬譬以來卸
氣上同
女入　東唐資裝不皆恭人抚貧營辨終始如一大
內上下無不嘆服上同
字巨源延日人弘治癸丑生四山監役平康縣令
乙巳仲秋徒役于延安丁未復發付處延日辛亥
放還丙寅仲冬庚午卒上同
侯性溫讓與物無忤恬靜不趍勢利尙廉恥賤貪
汚不營家業施與無靳常夙興夜寐非疾病未嘗
偃臥儉約自牧衣服修靡事兄如嚴父上同

嘉靖癸巳伯女被選為世子良娣侯憂懼早逐特
甚上同
恭人安氏竹山人弘治乙卯生十五歸于侯萬曆
癸酉卒上同
恭人天性孝順而貞肅安公值職務夜深還恭人
常於曲欄假寐以俟聞履聲即下扶侍日以為式
寒暑無懈上同
安公無子既卒恭人每祭親備庶羞子女既長猶
不止安公神位所安之室朝夕手自灑掃居處不
敢中於堂室曰冬毋所坐不處君當也上同

栗
鄭惟沈

子男四人滋文科正郎治進士 滉蔭僉正徹文壯
直提學女三人長 仁廟貴人次崔弘渡次柱林
君瑠上同

李鐸

杜門靜處不事交遊人或疑之乙巳由禮曹正郎出拜大同道察訪不以補外介懷力於馬政驛路用蘇

栗谷撰行狀

丁未用薦拜議政府檢詳陞舍人時士林之禍甚慘公適與陳復昌為同僚復昌方附權姦搖時議公竟日相對無一語及時世務只事盃酌戲謔復昌譖人曰某也佯狂外我不欲開懷聞者危之戊申陞司憲府執義時大司憲具公壽聃欲劾李芑貪縱議于私第公韙其言從之成左遷司宰監僉正 上同

栗

李鐸

癸丑秋遷弘文館副提學時尹元衡以妾爲妻倡起
應孽許通之路大司憲尹春年助成之人莫敢言者
公上劄論之 上同
乙丑尹元衡罪盈惡稔公論激發公時爲憲長與大
司諫朴公淳聯同僚伏閤請遠竄三公繼發至於擧
朝立庭乃命削爵放歸田里元衡之奴有怙勢爲民
害者自府拿致杖殺之權奸既去出入其門者多不
自安公曰一時相識豈盡其黨乎但當治其甚者而
已持論甚平要在鎭定人服其量 上同
字善鳴全義世家正德己巳生嘉靖辛卯中進士

乙未登第歷檢閱吏郎丁未檢詳舍人直提學副
提學都承旨黃海道觀察使禮曹參判五拜大司
憲禮曹判書辛未右議政丙子卒享年六十八同上
平日謂諸子曰吾死後作槨自有 君賜勿論厚
薄而用之故一家送終之具一依所言
公度量寬而有容待人坦懷無町畦能受人(之善)其判吏
曹也鄭澈為郎力主公(道)論公無言不從一日笑謂
曰銓衡之際宜採衆論故我從君言矣然幸勿以
必用吾言望於人人必有不能者容矣厥後果然
有一武士潛私公所蓄妾妾本倡也公知之即放

栗

李鐸

出終不言武士姓名　上同

[illegible]

盧慶麟

少與陳復昌相押復昌既貴顯往來遂踈人或勸之
見公曰遂初所為殊不滿人意一日復昌自寫屏簇
示人座客交口稱誉復昌問公曰何如公徐曰常品
中好書法復昌勃然曰公何以常品觀耶積憾不已
公拜持平被劾去還陳之為也 果各狀行

字仁甫峇山人 正德丙子生 擢嘉靖己亥別奉歷
持平陞通政兩殿秋臺論奪階隆慶戊辰卒享年五十四三
上同

一

果
盧慶麟
公心慈而氣剛操守之堅人不可撓任情直行不

姪嫡髮 上同
娶安東金氏繕工監正漢老之女生三女長則珥
之室 上同

李夢奎

仁廟之昇遐也杜門謝客仰天搥胸悲痛者累月作詩傷之詩中有曰東方一千載皇天生舜禹朝野共傾歡至化期朝暮 大計一夕播厥疾由哀慕御極未踰年天意終難曉歡心變惻慟臣民如喪父士生欲何為感事無由覩 栗谷撰行狀

字某慶州人庚子生（正德庚午生）負自號天休堂癸亥卒享年西十四也同

性未齔歲母之私婢妹之夫宗室興寧副正無嫡子取以撫養將托後事庚寅養母卒甲辰興寧正卒先

栗 李夢奎

生執喪如親子弟士大夫吊者塡溢巷衕初興寧有庶子四人皆頑嚚興寧不子之使之延不及門至是先生以爲養姓不合承重乃指庶子而勗之因曰若其粢盛牲血則我當辨具不煩於汝庶子皆感泣至於財產一毫不取 上同

在泮宮館中之議必待先生主張乃定爲一時名士輻輳于車馬盈門無虛日 上同

仁廟初館中年少爭相高論先生憂之遂不居泮高論之士未幾皆敗 上同

貴人鄭氏

嘉靖癸巳 仁廟在東宮以良娣選入年甫十四清麗秀發瑩澈無瑕一宮嘖嘖稱歎既侍東宮事上接下各極情禮歲乙未 恭懿王大妃未寧晝夜侍側親執藥餌久而彌勤及 大妃避寓私第歸往拜別陪 仁廟于忠順堂承順聖旨日加敬慎以至器匜之細莫不經意在嬪嬙中最被恩寵同列亦服其賢相與無纖芥之隙 中廟嘗曰鄭氏端潔罕與其比得此哲婦世子之福也每見必賞甲辰正月十七日夜東宮失火闕內驚惑失措諸嬪各救私室獨貴人

奔入世子居內盡出書冊衣衛奉扶 仁廟問安于
大殿 中廟大加稱賞問宮人曰一良娣室免火否
宮人啓以盡燒 中廟益驚嘆特賜資糧是年闕內
有妖十一夜貴人侍 仁廟燕坐忽有黑氣過軒陛間
聲如雷震宮人俯伏熄氣 仁廟欲開窓無人可使
貴人獨不動徐起扃之 仁廟益敬重未幾 中廟賓
天哀毀殊甚 仁廟即位以例進位淑儀明年 仁
廟繼陟貴人失擗摧痛倍過常禮服闋之後數年尚
未開素或以為言則若曰已失所天生無所冀不忍
以悅口之味適體之服獨加于未亡之身也 文定

王后命居于仁壽宮貴人分不自惜乃不敢違別之
一室極其精麗每為靖孝二陵朝夕奠饌以寓誠敬
遇仁廟忌辰則哀戚如初歲辛亥今上明宗以誕
元子加恩區別賜號昭儀癸亥陞貴人是年順懷世
王后疾革貴人寢食俱廢自昇遐之日以至發靷常
伏殯殿罕進飦粥只飲水漿而已栗谷撰行狀
延日人文惟洗匹德庚辰生丙寅卒享年四十七
癸巳以良娣選乙巳進位淑儀辛亥賜號昭儀無
子同
容儀才智俱絕上同

鄭貴氏

梁

每淨掃居室焚香靜坐不少跛倚
常潛心默禱聖壽無疆國靈祚長終始不怠上同
讀小學大學略解大義晚年向學尤切欲玩索中
庸未及卒業上同
居仁壽宮二十餘年只以蔬菜成膓積冷傷胃且
累經重喪心氣傷敗常以悲慼度日終成大病雖
臨纊屬所言只是感念先王上同
貴人之弟鄭潡上同

金光準

今聞朝列皆爲好議欲以寬仁大度補導聖明蕩滌無辜以爲太平之治而獨有數三負爲悖論主其議者乃沙伐古國居崇品宰相也右公之欲害士類蓋有以也嘗聞右公父溺愛其妾及妾子等多給田民嫡子息則薄待少給田民故常時蓄憤於庶母右壬寅年間厥父死右公爲大司諫居父喪厥兄又病死乃使兄之妻呈訴於官曰庶母孽弟等爲妖術以致厥夫之死請囚禁治罪牧使宋希奎起其無證據不受理右公乃折簡潛通於牧使請速囚禁報使刑

晦

金光準

推宋公不得已因禁席母及尊弟髮人報使刑至三
四次是時其以四宰受由覲親往来宋公見其言其
事其答曰父之愛妾嬖子何忍以顯黜難明之事父
喪因至於四禁極為未安君何為此乎宋乃披露出
其手簡以示曰如此故不得已報使也其默然不言
到咸昌寄書於右公極言刑席母席弟未安之意而
止之且言吾愛公之深故如是言之其答書略無自
責之意多有憤恨之辭到聞廢黜監安景祐以推宋
深知其事亦言其殘忍未便之意安公口滑嫉惡人
也逢人即說厥後景遇見其亦言其殘忍未便之言

晦

右公喪畢後復職恐其事發於公論深懷趦趄及為
大司諫辭免時乃舉刑房母之事發明啓之近來乘
除逆之勢致位崇品將升相位欲盡除知己薄行者
以滅口使一世之人無復知之乃列錄李道居朝官
宰相及戊沙隣境居人知其事者陰授權臣使盡除
去伊人一從其言丁未之禍宋希奎亦續之安景祿
以都行外官無預於朝論而亦被禍遠竄其情狀昭
然甚可痛心書名陰授權臣之事有權臣切親分明
言之者此事若使朝廷知道不有補於累政乎梅齋
撰沙伐國傳 ○按沙伐尚州舊號宰相金光準也景遇權應昌字也
金光準

朴上舍敦復金上洛光準婿也常伺其妻熟寢出押羣婢無數一夜朴注耳妻鼻以候其睡其覺妻之佯息乃脫走婢處妻乃内鎖窓戶急呼曰這間有盜賊來上洛悉起諸僕擁炬窮尋而殊無跡見一廳板下有男子赤臀露伏而其首入凹不知爲誰必是賊也將以炬燒之一婢揮手遽止曰厥臀似是生員主臀也奴僕曳脚而出果朴也翌朝將食朴妻除上飯添羹招上婢賞之曰去夜郎君誠誤余戲亦過倘非汝止之不亦燒其臀乎婢受飯其體逡巡朴妻嗒曰生員主之臀汝何知之婢擲飯而走 清江笑叢

大司諫李霖上疏 中宗己亥東宮火後

兵判權橃書啓 乙巳八月二十四五日

獻納白仁傑啓辭 乙巳八月二十三日

安名世史草（日記） 自乙巳八月二十二日至戊申二月

忠順衛入侍筵說 乙巳八月二十二日

淺長偰生安順瑞上疏 明宗丙午

兵曹正郎丁熿上疏 乙巳九月渴葬事

檢閱尹潔上疏 乙巳九月